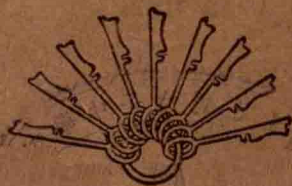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註釋現代抒情文選

編者 王梅痕



註釋現代抒情文選

秋夜

魯迅

在我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

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，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，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，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，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，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，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。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，現在還開着，但是更極細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氣中，瑟縮地做夢，夢見春的到來，夢見秋的到来，夢見秋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訴她秋雖然來，冬雖然來，而此後接着還是春，胡蝶亂飛，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。她於是一笑，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，仍然瑟縮着。

棗樹，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。先前，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，現在是一個也不剩

了，連葉子也落盡了。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，秋後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葉的夢，春後還是秋。他簡直落盡葉子，單剩幹子，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幾枝還低亞着，謹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，而最直最長的幾枝，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閃閃地鬼睜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發白。

鬼睜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，不安了，彷彿想離去人間，避開棗樹，只將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。而一無所有的幹子，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睨着許多盪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聲，夜游的惡鳥飛過了。

我忽而聽到半夜的笑聲，吃吃地，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，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。夜半，沒有別的人，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，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，回進自己的房。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。

後窗的玻璃下丁丁地響，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。不多久，幾個進來了，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。他們一進來，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。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，他於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為這火是

真的。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。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，雪白的紙，摺出波浪紋的痕疊，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。

猩紅的梔子開花時，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，青葱地彎成弧形了。……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；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，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，頭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。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，可憐。

我打一個呵欠，點起一支紙煙，噴出煙來，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。

【作者介紹】

(一)作者小傳 魯迅原名周樹人，又名豫才，魯迅爲其筆名。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。他的父親是讀書人，母親魯氏略認文字。他的家庭原是小康之家，但在他十三歲的時候，家道就中落了，十六歲又喪父，於是無資求學，祇得入不要學費的南京水師學堂，那時他已十八歲了。學了半年，轉學路礦學堂，畢業後，官費派赴日本留學。在東京預備學校畢業後，入仙台醫藥專門學校，學二年，便棄醫學，從事文藝，於一九一〇年回國，這時他才二十九歲。一九一八年，他發表他的處女作狂人日記，於中國初期的啓蒙雜誌新青年上，對於封建思想給以猛力的嘲諷和反抗，當時博得許多青年讀者的同情和愛戴。以後陸續發表他的作品於各雜誌上。他於努力創作與任各大學文學教授之外，更與各文藝同志在北平出版語絲週刊，莽原半月刊，在上海曾主編萌芽月刊，奔流月刊等

雜誌。

(二)作者著作 創作有小說吶喊(一九二三)、彷徨(一九二六)、小詩有野草(一九二八)、批評雜感集有熱風(一九二五)、華蓋集(一九二六)、華蓋集續編(一九二六)、而已集(一九二八)、三閒集(一九三二)、二心集(一九三二)、論文及隨筆有墳(一九二七)、朝華夕拾(一九二七)、編著有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冊(一九二四)、小說舊聞鈔(一九二六)、唐宋傳奇集十卷(一九二七)、繙譯有工人綏惠略夫(一九二一)、一個青年的夢(一九二二)、愛羅先珂童話集(一九二二)、桃色的雲(一九二三)、苦悶的象徵(一九二四)、出了象牙之塔(一九二六)、小約翰(一九二八)、思想山水人物(一九二八)、壁下課叢(一九二九)、近代美術思潮論(一九二九)、路谷虹兒畫選(一九二九)、新興文學的理論與實際(一九二九)、文藝與批評(一九三〇)、蘇俄的文藝政策(一九三〇)、十月(一九三〇)、毀滅(一九三〇)。

(三)作者作風 魯迅是學醫的人，他有冷靜的頭腦，清析的理智，和熱烈的感情。他對於文藝的研究，也有他獨特的見解。他對於社會的觀察，猶之個醫生，拿着解剖刀在解剖室裏解剖人體一般。又彷彿拿着顯微鏡，很精細的在病者身上研究微生物一般。他把社會觀察得很清楚很透澈，然後用他幽默的諷刺的筆，把社會上形形色色像照相機那樣的一一攝到他的作品上去。文筆冷雋，而深刻，使人讀了他的作品，每一個字每一句都很有力的刻劃在心的深處。他的小說吶喊和彷徨，曾被奉為近代短篇小說的典型。他的傑作阿Q正傳曾哄動過一時文壇，現已譯成英俄日世界語等各種文字了。他的散文雜感，在文學上的收穫較之小說更多，文

筆異常樸實而老練。無疑地，魯迅十餘年來，對於文藝的努力，有驚人的發展；不特在中國的文壇上有着他高尙的地位，就在國際文壇上怕也有他的一席吧！

唁辭

周作人

昨日傍晚，妻得到孔德學校的陶先生的電話，說「齊可死了——」。齊可是那邊的七年級學生，聽說因患膽石症（？）往協和醫院乞治，後來因為待遇不親切，改進德國醫院，於昨日施用手術，遂不復醒。她既是校中高年級生，又天性豪爽而親切，我家的三個小孩初上學校都很受她的照管，好像是大姊一樣，這回突然死別，孩子們雖然驚駭，卻還不能了解失卻他們老朋友的悲哀，但是妻因為時常往校也和她很熟，昨天聞信後爲茫然久之，一夜都睡不着覺，這實在是無怪的。

死總是很可悲的事，特別是青年男女的死，雖然死的苦痛不屬於死者而在於生人。照常識看來，死是還了自然的債，與生產同樣地嚴肅而平凡，我們對於死者所應表示的是一種敬意，猶如我們對於走到標竿下的競走者，無論他是第一著，或中途跌過幾交而最後走到。在中國現在這樣狀況之下，「死之讚美者」(*Peisithantos*)的話未必全無意義，那麼「年華雖短而憂患亦少」也可以說是好事，即使

尙未能及未見日光者的幸福。然而在死者縱使真是安樂，在生人總是悲痛。我們哀悼死者，並不一定是在體察他滅亡之悲哀，實在多是引動追懷，痛切地發生今昔存歿之感。無論怎樣地相信神滅，或是厭世，這種感傷恐終不易擺脫。日本詩人小林一茶「在俺的春天裏記他的女兒聰女之死，有這幾句：

『她遂於六月二十一日與薺華同謝此世。母親抱着死兒的臉，荷荷的大哭，這也是難怪的了。到了此刻，雖然明知逝水不歸，落花不再返枝，但無論怎樣達觀，終於難以斷念的，正是這恩愛的羈絆。（詩以哀之）

「露水的世呀，

雖然是露水的世，

雖然是這樣。」

雖然是露水的世，然而自有露水的世的回憶，所以仍多哀感。美武林克「在青島上有一句平庸的警句，曰「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記憶上。」齊女士在世十九年，在家庭學校親屬朋友之間，當然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，隨在足以引起悲哀，我們體念這些人的心情，實在不勝同情，雖然別無勸慰的話可說。死本無善惡的，但是牠加害於生人者卻非淺鮮，也就不能不說牠是惡的了。

我不知道人有沒有靈魂，而且恐怕以後也永不會知道，但我對於希冀死後生活之心情覺得很能了解。人在死後倘尚有靈魂的存在如生前一般，雖然推想起來，也不免有些困難不易解決，但因此不特可以消除滅亡之恐怖，即所謂恩愛的羈絆也可得到適當的安慰。人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願望，輒無意地投影於儀式或神話之上，正如表示在夢中一樣。傳說上李夫人「三」楊貴妃「四」的故事，民俗上童男女死後被召爲天帝使者的信仰，都是無聊之極思，卻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現。我們知道這是迷信；但我確信這樣虛幻的迷信裏也自有其美與善的分子存在。這於死者的家人親友是怎樣好的一種慰藉，倘若他們相信——只要能够相信，百歲之後，或者在夢中夜裏，仍得與已死的親愛者相聚，相見！然而，可惜我們不相應地受到了科學的灌洗，即失卻先人的可祝福的愚蒙，又沒有養成畫廊「五」派哲人（*Sophists*）「六」的超絕的堅忍，其結果是恰如牙根裏露出的神經，因了冷風熱氣隨時益增其痛楚。對於幻滅的現代人之遭逢不幸，我們於此更不得不特別表示同情之意。

我們小女兒若子生病的時候，齊女士很惦念她；現在若子已經好起來，還沒有到學校去和老朋友一見面，她自己卻已不見了。日後若子回憶起來時，也當永遠是一件遺恨的事吧？

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夜。

【一】注釋

「一」小林一茶 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的俳人（一七六三——一八二九）作品以尙天真任情之自然，不事雕飾爲特色。所作「茶句集爲最有名。」

「二」美忒林克 Maetlink Maurice 現代比利時的大戲劇家，一八六二年生於比國吉根，是個神祕主義的作家，他底代表作有青鳥、泰祺之死等。

「三」李夫人 漢李延年女弟，妙麗善舞，延年又寵於武帝，夫人因平陽公主言於帝，亦得幸。早卒，帝圖其形甘泉宮，思念不已。方士齊人少翁，言能致其神，乃夜張燈，設帷帳，令帝居他帳遙望，見好女如夫人，不得就視。帝愈悲感，乃爲作詩：『是耶非耶，立而望之，翩何嫋嫋其來遲？』

「四」楊貴妃 唐玄宗妃，安樂山反，死於馬嵬。帝思念不已。其故事見白居易長恨歌。其詞云：『臨邛道士鴻都客，能以精誠致魂。爲感君王展轉思，遂教方士殷勤覓。……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。……中有一人字太真，雪膚花貌參差是。』

「五」畫廊派 西洋建築長廊，欄杆很長，圖繪這種裝飾畫的一派。

「六」Stoics 卽希臘哲學的一派。

【二】作者介紹

(一)作者小傳 浙江紹興人，一八八五年生，爲魯迅之弟，曾在江南水師學校畢業，復留學日本。歸國後，歷任北平各大學教授。現任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等文學教授。

(二)作者著作 文藝論文集有自己的園地，藝術與生活，小品文集有雨天的書，談龍集，談虎集，永日集，看雲集，澤鴻集，翻譯小說有域外小說集，現代小說譯叢，現代日本小說集，黃薔薇，空大鼓，陀螺，狂言十番，希臘癡曲，瑪加爾的夢，冥土旅行，詩有兩條血痕，過去的生命等。

(三)作者作風 作者是五四運動以後提倡新文化最早的有力人物，小品文清淡而幽默，係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對現社會表示不滿，故其筆調常帶諷刺。讀了他的作品，很有深刻的印象。

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

俞平伯

我們消受得秦淮河「」上的燈影，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。

在茶店裏喫了一盤豆腐乾絲，兩個燒餅之後，以至歪的腳步覓上夫子廟「」前停泊着的畫舫，就懶洋洋輪到籐椅上去了。好鬱蒸的江南，傍晚也還是熱的。『快開船罷。』槳聲響了。

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；於我，情景是頗朦朧，滋味是怪羞澀的。我要錯認牠作七重的山塘；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，映着玲瓏入畫的曲闌干，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。佩弦「」呢，他已是重來，很應當消釋

一些迷惘的。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，胖子在這樣怯熱的嗎？

又早是夕陽西下。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。是被青谿〔四〕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？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？寂寂的河水，隨雙槳打牠，終是沒言語，密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，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，連鳴咽也將嫌牠多事，更那裏論到哀嘶。心頭，宛轉的悽懷；口內，徘徊的低唱；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。

在利涉橋邊買了匣煙，蕩過東關頭，漸蕩出大中橋了。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，青谿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。哦！悽厲而繁的弦索，顫含而澀的歌喉，雜着嚇哈的笑語聲，劈拍的竹牌響，更能把諸樓船上的華燈彩繪，顯出火樣的鮮明，火樣的溫煦了。小船兒載着我們，在大船縫裏擠着，挨着，抹着走。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。

既好意思踏進所謂『六朝〔五〕金粉』的銷金窟，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！今天的一晚，且默了滔滔的言說，且舒了惻惻的情懷，暫且學着，姑且學着，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。這真是事實上的 *Decadent* 了。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，梭織地往來，把河水都皺得微明了。紙薄的心旌，我的，儘無休息地跟着他們飄蕩，以至於怦怦而內熱。這還好說什麼的！如此說，誘惑是仍然有

的，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。至於對楊的那一位先生，自認曾經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，其辯解又在何處？這實在非我所知。或者可以說，『小孩子喲。』

我們，醉不以澀味的酒，以微漾着，輕暈着的夜的風華。不是什麼欣悅，不是什麼慰藉；只感到一種怪陌生，與怪樣的朦朧。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——這麼淡，這麼淡的情笑。淡到已不可說，已不可擬，且已不可想；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。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，我們不信牠是沒有。勉強哲學地說，在或近於佛家的所謂『空』，『既不當魯莽說牠是『無』；也不能逕直說牠是『有』；或者說『有是有的』，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『有』的光景，故從表面看，與『沒有』似不生分別。若定要我再說具體些，譬如東風初動時，直上高翔的紙鳶，牽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，知她是那一家呢？但憑那鳶尾一縷飄絲的彩綫，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，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，捲起輕綃的廣袖，牢擔荷小紙鳶兒的命根的。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，又豈不是紙鳶的含德；但其根株卻將另有所寄。請問，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？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，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。我們定應當如此說，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，因牠本來是淡極了，淡極了這麼一個。

漫題那些紛煩的話，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。對岸有盞跳動的汽油燈，佩弦便硬說他遠不

如微黃的燈火。我其時已忙懶交加，簡直沒法和牠分證那是非，其實同被因襲的癖趣所沈浸，我且更甚於他；故分證是枉然。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，愈弄人愈胡塗。現在的說法倒不如撇開了我，只執住我所遭逢的外緣。如洞悉了我的所見，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而解，不知而知了。

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打槳，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。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火的畫船（？）頭上，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。茉莉的香，白蘭花的香，脂粉的香，紗衣裳的香……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，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，隨着我們這船兒蕩，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。有的互相笑語，有的默然不響，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。一個，三兩個，五、六、七個，比肩坐在船頭的兩旁，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兒葬在我們的心上——太過火了，不至於罷，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。不過同是些女人們，你能認識那一個面龐？誰都是這樣急急忙忙的打着槳，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撞着；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，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。當時淺淺的醉，今朝空空的惆悵；老實說，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，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。您且別講，您且別想！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，這無非是無明的幻相，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。扮戲的咱們，散了場原是一個樣，然而上場鑼，下場鑼，天天忙，人人忙。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，貨郎擔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，一艙的什物，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，這

樣丁冬而郎當。

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邊停泊。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側地歇了。遊客們的大船，歌女們的艇子，靠着唱的拉着噪子；聽的歪着頭，斜着眼，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。那時有嚴重些的聲音，必然說：『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！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的胸中飄蕩。』咱們是不知道？不解說？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。且想咱們爲什麼來的是？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，還是要深深地結想？咱們本是在旅館裏，爲什麼不早早入睡，惦着牙兒，領略那『臥後清宵細細長；』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？

還說那時的話，從楊柳枝的亂鬟裏所得的境界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。況且今宵此地，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，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？況且今宵此地，又是圓月欲缺未缺，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。叮嚀的小鑼，伊軋的胡琴，沈填的大鼓……弦吹聲沸騰遍了三里的秦淮河。噓噓嚷嚷的一片，分不出誰是誰，分不出那兒是那兒，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圍。彷彿都搶着說笑，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，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。真是鄉下人，真是第一次。且聽我訴苦，在此節之後。

穿花蝴蝶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。貨郎擔式的船，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，這是真的。至

於他們呢，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切掠過去，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，不見得有什麼別的。可是，誇口太早哩！——來了，竟向我們來了！不但是近，且攏着了。船頭傍着，船尾也傍着；這不但是攏着，且並着了。廝並着倒還不很要緊，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。這豈不大喫一驚！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，還好（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；）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。來人年紀並不大，神氣倒怪狡猾，把一扣破爛的手摺，攤在我們眼前，讓細瞧那些戲目，好好兒點個唱。他說：『先生，這是小意思。』諸君讀者，想一想那時的我們。

好，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！兩船挨着，燈光愈皎，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。那時的我是否也這樣，這當轉問他（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不去。）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，所以想個法子，在當時是很必要。說來也好笑，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，或乾脆說說個『不』，或者搖搖頭，擺擺手表示『決不』。如今都已使盡了。佩弦便進了一步，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，又未必中用，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。好晦！聽他說：『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。』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，最漂亮的一個。可惜他所說的『不知道』，來人倒真有些『不知道』，辜負了個二十分聰明的反語。他想得有理，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？因這『爲什麼』，佩弦又有進一層的曲解。那知道更壞事，竟只博得那些

船上人的一晒而去。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，但今晚卻又怪聰明，如洞徹我們的肺肝一樣的。吃虧的故事卽我情願講給諸君聽，怕有人未必願意哩。『算了罷，就是這樣算了吧！』恕我不再寫下了，以外的等他自己來和諸君相見。

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，其實那時連翩而來的，我記得至少也有三五次。我在左弦，他在右弦，各運神通力把誘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。但走的是走了，來的還正來。我們可以使牠們走，我們不能禁止牠們來。我們雖不輕被搖撼，但已有一點杭隄了。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，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，『都是馱子，都是吝嗇鬼！』還有我們的船家（姑娘們賣個唱，他可以賺幾個銅子的佣金。）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，呆呆的蹲踞着，怪無聊似的。碰着了這種外緣，無怒亦無哀，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，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。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，只恐怕不易爲倦鴉似的人們所喜。

曾遊過秦淮河的到底乖些。佩弦告船家：『我們多給你酒錢，把船搖開，別讓他們來嚙嚇。』自此以後，槳聲復響，還我以平靜了，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，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、倫理學的、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。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，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。第一問，今兒是算怎麼一回

事？我們齊聲說，慾的胎動無可疑的。正如水見波痕輕婉已極，與未波時究不相類。微波和巨浪，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，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；但差別相即使存在，也離不開數量。微醉的我們，洪醉的他們，深淺雖不同，卻同爲一醉。接着來了第二問，既自認有慾的微炎，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？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。誰都有一個 Censor [七]，這是同的；但不同的是牠的臉。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，我說是一種似較深沈的眷愛。從名理的說法，聞歌與買歌不同，賣笑與買笑不同。若無人賣，將何所買？既有所買，自有賣者在。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了一重濃烈的悲哀。佩弦或者即作如是想罷；至於在我呢，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。牠的收疆勒馬的威神散作隔世的煙雲了。我只背誦 C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，望他曲喻我的心胸。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，反而追着問我。他問得太殷勤，我話便愈破碎了，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，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。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，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。我和她不可分；她和她們似亦不可分。因我爲她所有，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，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。這一剎那的低徊，佩弦叫他爲『道德』，我卻叫牠『成長的愛根』。

前面已是復成橋。青谿之東，暗碧的樹梢上而微耀着一桁的清光。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樁邊待月。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，河岸頭歇泊着的各式燈船，雖同是秦淮，雖同是我們，卻是燈影淡了，河水靜了，我